

青少年百科

QINGSHAONIAN BAIKE

悠扬的雪山魔笛

国家新课程教学策略研究组 编写



奇异的旅程、惊险的情节、个性鲜明的人物，让您在如痴如醉中，尽情领略故事王国中不老童话。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青少年百科

qing shao nian bai ke

悠扬的雪山魔笛

国家新课程教学策略研究组/编写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少年百科/顾永高主编…喀什: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;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2004.7

(中小学图书馆必备文库)

ISBN 7-5373-1083-1

I. 青… II. 顾… III. 科学知识—青少年读物

IV. Z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40604 号

青 少 年 百 科

悠扬的雪山魔笛

国家新课程教学策略研究组/编写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200 印张 28000 千字

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001—3000 册

ISBN 7-5373-1083-1

总定价:2960.00 元(共 200 册)

前 言

翻到这一页，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清新的气息，伴随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我们已经走进了一个梦幻般的惊险故事世界。

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界限的世界，不管你是天真的儿童还是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也不论你是富有的商人还是贫穷的乞丐，只要你有善良的心，你热爱生活，珍视生命，你渴望幸福而富足的人生，它就会源源不断的给你爱、力量、激情和感动。

请屏住呼吸，让悠扬的“雪山魔笛”轻声伴奏，让浴血的战象引领我们去做一次惊险之旅。首先，我们来到了火星，看一看“狮皮龙船长的太空险旅”，接着再去寻找“星际水母”，还有那些“神秘的云团”，和那恐怖的“荒原牧场”，看一看那些神奇的永远也吃不饱的“外星鹅”，正当你为“纸人国”的精彩表演如痴如醉时，空中飘来了“缕缕蓝烟”。当你真的闭上眼睛之后，你满脑子里尽是“塞德的重重苦难”，“潘士林和女妖头”的斗争，以及“比比扬

的惊险之旅”，还有那些“强盗的不老童话”。

本系列精选了世界上一些著名作家的优秀作品，这些作品，风格多样，内容新颖，读后让人久久难以忘怀。他们通过生动的语言，优美的文字和清新自然的风格，为您呈现了一个梦幻般绚丽的惊险故事世界。希望它能在你繁忙的工作和紧张的学习之余，带给你精神的愉悦和心灵的享受。

在这些故事中，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将随着优美的文字跃然于你的心中。善良与邪恶，智慧和勇敢，惊险同刺激的交织，构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。我们也真诚的希望，它不仅是孩子们入睡前的忠实伙伴，也能成为成人心中一个不老的情结。不论生活中的顺境与逆境，健康和疾病，挫折与成功，它们都会默默的陪伴着你，在成长的记忆中留下一道道难忘的印记。

丹·韦伯斯特说：“知识的确是天空中最伟大的太阳，它那万道光芒投下了生命，投下了力量。”我们也在这一真诚的希望，我们精心挑选的小故事给你的是力量、是爱、是温暖，陪伴你心灵的一个个惊险小故事，就是那无私的太阳投下的那一道道最灿烂的光芒。

编 者



雾中山传奇	〔中国〕刘兴诗(1)
古星图之谜	〔中国〕程嘉梓(27)
古峡迷雾	〔中国〕童恩正(40)
雷山魔笛	〔中国〕童恩正(78)
失踪的哥哥	〔中国〕于止(107)
黑龙号失踪	〔中国〕王国忠(114)
第十三张照片	〔中国〕星河(138)
飞进监狱的海鸥	〔中国〕金逸铭(143)
橡皮泥星球来的抢劫集团	〔中国〕彭懿(155)



雾中山传奇

※〔中国〕 刘兴诗

“佛在拘尸临灭时，嘱弟子娑伽曰：吾灭去七百年，尔往震旦。有雾中大光明山，山脉从昆仑来，有七十二峰，一百八盘，实系古佛弥陀化道之场，为菩萨所都宅，保护严密，俟后圣者来居。至东汉明帝时……有摄摩腾、竺法兰二尊者，遵佛嘱来到此山，卓锡建寺。”

——明上川南道布政司右参议胡直

大邑雾中山《开化寺碑记》



一、雾中山寻踪



他去了，静悄悄的，没有留下一句话语。忽然从我们身边消失，像是一下子溶化在空气里。

啊，这不可能！他，曹仲安，蜚声海内外的中国西南民族原始文化考古专家，素来以头脑清晰、行为谨慎著称。怎么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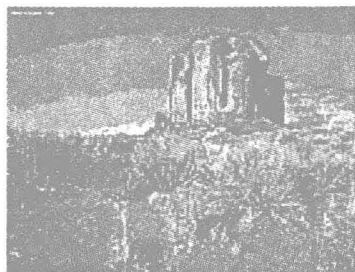


突然抛却尚未完成的研究课题,对谁也不打一个招呼,在考察途中消失得无影无踪?

不,这不是他。我和他相识近 30 年,他攻考古、学习地质,专业息息相通。曾结文字缘,亦是山野交,深深了解他的性格,决不会无缘无故一通了之。其中必然另有原因,没有查明以前,岂能以简单的“失踪”两个字,就把他从我们的记忆里一笔勾销?

出于友情,也出于强烈的好奇心,我决定立刻动身,去查个水落石出。

曹仲安失踪的地点,是省城西南远处的雾中山,那里林幽谷深,是一片人迹罕至的去处,除了采药砍柴的,谁也不会平白无故上这儿来。他不惮劳苦,独自跋山涉水来到这里,必定有什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看来要找他,就得从这座山人手。



我打定了主意,匆匆赶进了雾中山。本以为山中随处可见古迹,也能遇见几个山民,从中可以探访他的行踪。谁知山空空、林寂寂,小径上到处荒草没膝,未见半个人影,亦无任何文明迹象,根本无从找寻。

这可怪了,他来这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? 此处无古可考、无人可访,莫非他忽然萌发了出尘思念,抛开纷扰的红尘俗世,到这儿来寻觅失落的闲逸心情? 或是受了强烈刺激,一时失去

qing shao nian bai ke





理智,想来此寻求身心彻底解脱的途径?难道他……

噢,我不能再胡乱推想下去了,越想越离奇古怪。理智告诉我,这一切推测全都不能成立。这和他的人生观念、职业良知、冷静沉着的性格都不相宜。他究竟为什么入山,如今身在何处?暂时还是一个难解的谜。雾中山啊,雾中山,真个是迷雾重重,使人难以参透其中蕴藏的玄机。看来我只有硬着头皮向上攀登,漫无方向地遍山寻找了。

我寻友心切,在林莽中深一脚、浅一脚往前行进。边走边喊,惊起了一群群林鸟,传出了一阵阵回声,却得不到半点呼应。好在我是地质工作者出身,登山尚不生疏。出了一身汗,终于穿出了林子,登上了峭拔的峰顶。此时天空地阔,莽莽群山悉在脚下,眼前一片空旷。从幽暗的林中走出来,只觉赤日当顶,一片金光灿烂,使人头晕目眩,无法自持。

这里山路已到尽头。上是天,下是地,四面一目了然,仍然没有曹仲安的踪迹。我失望了,正待转身回步,目光一转,却无意中抬头瞥见崖边一块蛮石上有四个篆书大字:飞来佛记。

这块天然石刻吸引了我,走过去细细一看,这才看见在布满苍苔的石面上,还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小字,仅可依稀辨认出几段不成句的镌文。文曰:

“……有佛……仙槎自西南徼外飞来……常来去……雷雨夕……坐化……摩腾、竺……秉佛祖涅槃遗言,来此……雾中大光明山……”





我知道,东汉明帝时,曾遣使西行,迎来摄摩腾、竺法兰两位古天竺高僧,在洛阳首建白马寺,是佛法东传史中赫赫有名的人物。铭文中所云的两人,必是他们无疑。可是他们初来中国,位居皇家上宾,需要在首都洛阳建寺讲经,也免不了许多应酬事务,怎么会不避蜀道险阻,分身来到这个偏僻的山野?释迦牟尼佛涅槃时,真的留下了遗言吗?遗言内容是什么?和这里有什么关系?摄摩腾二人遵照佛祖遗言,到这座荒无人烟的雾中山来干什么?最后,还有开头那个神话似的谜。真有“飞来佛”的故事么?“佛”是何人,“仙槎”何物,怎么会从天外飞来,随时来去?雷雨之夜坐化的是谁,是否和“飞来佛”同一人?他死了,留下的“仙槎”在何处呢?难道无人驾驶,可以自行飞回渺渺长空吗?

面对这一大堆紊乱的问题,我无法判明其中的真真假假。然而,我却几乎立刻就明了了这座山名的含义。它的本名是雾中大光明山,描绘得恰如其分。瞧,在浓密的云雾之上,峰顶忽然大放光明,实在再贴切也没有了。

眼望着碧澄澄的天空,光秃秃的山顶,浓云密雾封闭的山谷,我迷惑了。曹仲安、飞来佛、仙槎,混搅在一起,使原本迷雾腾腾的事件,变得更加迷茫不清了。





二、贝币上的编码



我两手空空从雾中山归来，满怀惆怅地提起沉重的笔，在日记上写下一句我不想写的话：

“他失踪了，山上没有踪迹。”

时间静静地过去，很快就过去了几个月，曹仲安依旧没有任何消息。省城里关于他的议论已经渐渐平息，仿佛他是从现实生活里消逝的古人，历史的书页已在他名字上轻轻翻盖过去了。

可是我仍旧没有放弃寻找的努力。当我没有得到确凿证据以前，不会轻易作出把他从现实生活中抹掉的结论。

这是科学态度，也为了不可忘怀的友谊。

我已作好了周密计划，打算再次奔向雾中山，在方圆数十公里的范围内，逐尺逐寸彻底清查，不找到他或他留下的痕迹决不罢休。



遗憾的是，这次行动被一个非常事件打断了。省城西南几百公里外的大凉山中发生强烈地震，我不得不中止一切工作，带领调查组立刻奔赴现场考察灾情。



我们踏着被乱石堵塞的小径，星夜兼程赶入震中地区。

只见遍地山石错落、林木倾倒，地面像石榴皮般翻转开来，满目疮痍。

忽然，道边一座震裂的古墓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这是一座用大块青石铺砌的异型古墓，墓外仅竖立着一块天然蛮石，并无任何碑记。若非地震震裂墓穴，从外面很难发现它的存在。

墓穴裂开处，露出一条幽暗的墓道。为了探查究竟，我带领两个助手弓着身子钻进去。走了几步，进入一个宽大的长方形墓室。四壁用石块堆砌，基底铺有一层碎石板，中间陈放着一口大石槨，槨盖也被震开了。

我们走到槨边一看，这才瞧见石槨内另有一口石棺，二者空隙内堆放了许多珍奇的殉葬物品。根据保存在槨内的文本，墓主人的身份也查明了。原来他生于西汉初年，是一位邛都夷^①的豪强。他拥有大片山林，僮仆成群，和汉朝、滇国都有政治、贸易来往，是西南夷中一位有势力的部族首领。记得曹仲安曾多方寻找他的墓葬，想不到竟隐藏在这个偏僻的山谷里，被我无意中发现了。按照文物保护条例，这座珍贵的古墓必须立即上报有关部门，由考古专家组织人力有计划清理。可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。眼下余震不绝，周围的山石还在不断崩落，一次更加强烈的地震正在孕育中，随时可能发生，届

^① 邛都夷是古代西南夷的一支，秦汉时期聚居于今四川凉山地区西昌邛海一带。





时造成的灾害,就很难一时估计清楚了。

为了抢救墓内的珍贵文物,我吩咐助手倾空背囊,赶快收拾椁内的重要殉葬品。我也亲自动手,把一些易碎的物件小心放进饭盒保存。

当我弯身捡起一个白色贝币,无意识朝它瞥视了一下,不由惊奇得瞪大了眼睛。只见雪白的贝壳表面,整整齐齐写着几个红字:“印度洋 NO. 24。”这是用笔尖蘸着油漆仔细书写的,字形瘦削锋利,异常眼熟。

我认出了,那是他的笔迹!虽然我一时惊愕,几乎不敢相信。但是这的确是他,曹仲安写的字。我对这种笔迹实在太熟悉了。字如其人,瘦削、锋利,就像他的瘦削身影、锋利性格似的,决不会弄错。

可是,当我转念一想,心中又不由有些犹豫了。试问,曹仲安的笔迹怎么会封存在这座两千多年前的古墓里?如果他曾来过,为什么不带走这些文物珍品,亲自编了号,又放回密不透风的棺椁里?再说,邛都夷部族首领墓向来被认为是一个失落的谜。如果他早就发现了,何必又白费力气四处寻找呢?常识告诉我,起初的推断是不可能的,人世中相貌相同尚少不了,千古以来书法岂无相似的?也许这是类似的笔迹迷惑了我吧!

我放下了它,正待伸手去取别的文物。忽然思想掠过一道闪电,又急匆匆抓起来,重新审视贝面上的红字。

没有错,贝币表面是这样写的:“印度洋 NO. 24。”



我问自己：西汉初年哪有印度洋的概念？印度，当时称为“身毒”，古人怎会这样书写？

我问自己：“NO.”是英文缩写，常用于科学编码，古时哪有使用英文之理！

口问心、心答口，我再也不彷徨犹豫了。毫无疑问，那就是他，是我的朋友曹仲安亲笔写的。先明确这一点，再考虑这个编码贝币是怎样失落在这儿的。

不，不是失落，是封藏。

我环视墓室，青石封闭严密，并无任何罅隙。若非这次地震破坏，断难重见天日。曹仲安纵有千般本领，也无法潜入穴内。这个编码贝币决不是他失落在墓内的，而是原本就封藏在其中的东西。

合理的结论只有一个：曹仲安必定在墓室封闭前就看过这个白色贝币，判定它来自遥远的印度洋，为它编了号。以后作为墓主人的殉葬品，才放进了墓内的石椁。

然而，在逻辑上这又是极不合理的。两千多年的时间差，怎能允许他先期观察到这个尚未入墓的贝币呢？

噢，我不是包公，也不是福尔摩斯，却遇见了比他们所经历的更加棘手的问题。到底什么才是合理的，真把我弄迷糊了。我竭尽全力思索，却理不出半点头绪。

我的理智困惑了，然而感觉却是清晰的。在我的分裂了的内心世界，有一股古怪的直觉提示我：你是对的，这的确是曹仲安的笔迹，你的推理没有错……

qing shao nian bai ke





啊，这是魔幻！这实在不可能，然而却是可能的。我失去了理智，只有直觉支配着我。

我，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坠入了不可思议的魔幻境界。



三、平息风波的古铜瓶



曹仲安的确失踪了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消失。

邛都夷古墓内编码贝币的发现，证实他仍旧生存在某个看不见的空间里。不管这是真实，还是魔幻，我决心沿着这条线索追下去。说实在的，如今摆在我的面前，也只有这条似真似幻的微细线索了。

这条线索的惟一证物，是那个红漆编号的白色贝币。贝壳表面有曹仲安的手迹：“印度洋……”

印度洋在邛都西南，邛都在雾中山西南，雾中山在省城西南。曹仲安孤身离开省城，走进雾中山，然后在邛都夷古墓里发现了他的笔迹，他亲笔写着更加遥远的西南方的印度



洋。他是否踏上一条无人知晓的秘密小径，悄悄走向西南方，到陌生的印度洋边去寻找贝币的来源，或是别的什么东西呢？

他上雾中山，必定为了那个神奇古怪的如来佛。邛都夷



古墓里的事件，也和历史有关，话说回来，他本来就是考古学教授，眼中看的、心里爱的，都是上千年的老古董。要往西南方找他，必须沿途寻史访古才行。

西南，访古。最终目的地：印度洋。

这是我的新的行动计划。也许这是虚妄，也许这太渺茫。

可是如今除了这条路，我又有别的什么办法呢？

结束了地震考察，我按照想像中的路线，独自向西南方走去。一路上经过的地方，安宁河、渡口市、金沙江、巧家县，在我的心目中全都幻化为汉代古地名：孙水、会无、泸水、堂狼。现实天地在我的眼睛里逐渐淡化消隐了，铁路、工厂、火车、汽车似乎都变成了蜃楼幻影。一座座古墓、一道道汉阙、一方方碑石，渐渐在周围世界里凸现出来，变成了我惟一可见可闻的实体，我也仿佛坠入了两千多年前的汉家疆域里。

我就这样一路行行重行行，由古邛都夷地界南下，经过古滇国，进入古叶榆^①境内。这是西汉时期西南夷的另一个国度，苍山雄峻、洱海迷茫，一派大好风光。心里的直觉告诉我，如果曹仲安的想法和我相同，他在南行途中必定不会轻易放过这一方宝地，径直奔向天外天的印度洋。

我放慢了脚步，在洱海岸边纵目四望，细察此处的形势。只见高塔、古寺、城郭、村寨，到处遗存盎然古风。男女老幼身着鲜丽服饰，无不洋溢民族风情。我没有料错，此情此景，不

① 汉代叶榆，即今云南大理。因叶榆泽（洱海）得名。





可能不打动一个西南民族原始文化专家的心。他，肯定在这儿逗留过。

可是当我满怀希望迈步踏入村墟、田野寻找，累得筋疲力尽也一无所获，只好垂头丧气离开这座富有传奇色彩的边陲古城，沿着湖边古道向西南走去，把希望寄托于前方。

湖上，风细细、浪寂寂，一弯素月蘸着洱海水波冉冉升起来。月光映出如凿如削的山的剪影，更加显现出几分谜样的色彩和葱茏古意。我边走边回顾，恋恋不舍地往前走。走不多时，路没有了，前方横着一派暗沉沉的湖波。要想过去，必须觅船过渡。但是眼前一片水雾茫茫，哪有一只渡船？

我正踟躕间，忽然耳畔“咿呀”一声，一只小小的柳叶船从黑暗中慢悠悠漂了过来。这是一艘夜归的渔舟，舟上端坐着一个白族老人，连人带船融合在夜色里。若不是船桨轻轻拨拉着水波，几乎没法察觉他的存在。

小船靠了岸，我赶上一步向船上的老人打招呼，请求他带我过湖去。老人借着月光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略微沉吟了一下，伸手让我上了船。

好心的白族老人不顾身子疲乏，载着我重新荡进了湖心。两人对坐着，空荡荡的湖面上只有他和我，荡着荡着，就聊起了天。

我和他谈起了山，谈起了湖，谈起神秘的叶榆古城。老人边划桨，边给我讲了一个古代叶榆头人沉宝的故事。

“这是真的吗？”我问他。

